

上世纪八十年代,法国著名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情人》横空出世,风格强烈的叙述文体风靡文学界,将读者带往上世纪初的越南:在泥浆翻滚的湄公河边,在轮渡上,戴宽檐帽的法国少女邂逅中国男子。比起九十年代的同名电影,胡志明市中国城的堤岸公寓,在作家富于魔力的笔下更具象征意味:“窗外是堤岸的嘈杂街市,熙熙攘攘的行人人影,规则地被百叶窗横条木划成一条条。”

不仅堤岸,还有湄公河、沙沥、伊甸影院,这已经不是一个地点,而是有着杜拉斯踪影的场景,我们的越南行,是受到杜拉斯的召唤。

对于背包客,越南是自助游的天堂,在当地旅行社花二十七美元(当然,这是2007年的票价),买一张“open tour bus”的票子,便可以从河内坐到胡志明市,总行程四十八小时,乘客可在不同城市自由上下。

当我们从高原城市大勒进入胡志明市的刹那,就像电换换了频道,画面骤然强烈纷乱,声音更是震耳欲聋,犹如失手把音量调到最高度,车上所有的乘客都从瞌睡中惊醒,我们扑向车窗:比河内远为宽阔的街道车阵潮涌,越南特有的摩托车更是壮观,密集铺满整条大街!

次日早上八点,我们已坐上人力车直奔第一区的堤岸,寻找那间已经是文学符号的公寓——“这床与那城市,只隔着这

在堤岸寻找杜拉斯

——我的东南亚之六

唐颖

透光的百叶窗。”

同行的新加坡友人手里拿着纸片,前一晚她上英文网找有关信息,读到《纽约时报》上一篇名为《杜拉斯的西贡》的文章,作者把杜拉斯当年留驻的地方都走了一遍,堤岸、沙沥、湄公河,以及“中国情人”的大屋和死后的墓地,在其捐助的庙宇甚至有“情人”和他妻子的照片。

由于夜深,酒店老板急着关闭商务中心电脑,友人走笔如飞把有关信息抄在纸上。文章长达三页,匆忙记下的也就一小片纸,是一系列的地址。

按照她的记录,公寓是在今“凤凰酒店”的地址。人力车夫把我们从旅馆所在的第五行政区运到第一区的堤岸。我们下车的地方是堤岸的开端部分,马路宽阔商店稀落行人稀少。我们至少又步行了三刻钟,才进入堤岸腹地,此时的堤岸有些清寂,并非我们想象中的嘈杂拥挤。凤凰酒店就站立在面前,这是一栋水泥外墙的大楼,远不是杜拉斯描绘的公寓格局。

站在街头眺望,看不到有百叶窗的旧公寓楼。酒店对面大楼挂着一块华文的招牌“堤岸都市人事社”,它带出了早年堤岸是个独立城市的历史遗痕。

时间已近午后,唯有阳光和八十年前一样炽热,一月的胡志明市气温已高达三十度以上。

我们招来出租车,去纸片上另一个地址,“中国情人”募捐的中国庙宇,路名号码都对,却是一家煤球店。这条街倒是有中国庙宇,庙里有华人,虽能说华文,却不懂我们在说什么,杜拉斯是谁?情人又是谁?

我们又找到“中国情人”老家的 Nguyen Hue 街,这条街在胡志明市最繁华的第五区,按照文章描写,“老家”是今日警局所辖的缉毒所。这条街倒是有警察局,但既没有缉毒所也不见老屋痕迹。

下午太阳更炽热,我们满头大汗头晕目眩,走到卡迪纳街角见到餐厅,像见到清凉的水池便一头扎了进去。

是否地址抄错?中国情人的家该在沙沥,沙沥在湄公河三角洲,离开胡志明市有几小时车程。午餐后的冰咖啡让我们的头脑忽然清醒。友人的纸片上沙沥、胡志明市和街名一片混杂。

算了,忘记堤岸吧,现在我们在卡迪纳街啊!同行的上海老友已经拿出一叠从地摊上买来的二十年代的原西贡卡迪纳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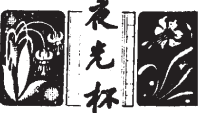
黑白照片,与餐厅落地窗外的卡迪那街对照着。

殖民地式直角状路口,Continent 酒店外的罗望子树,街口的丽池酒店……她嘀咕着好像在清点遗迹。

卡迪纳街的伊甸影院已成为商厦的一部分,能从外墙看到传统西方电影院的特征,门楣上方水泥墙上细致的浮雕顶端中央耸起的尖塔。伊甸影院是杜拉斯童年住事的场景,她母亲曾在此为默片弹奏钢琴谋生。1977 年杜拉斯以剧本形式发表的作品,取名《伊甸影院》。

回到酒店,友人去楼下大堂上网,证实情人大屋和那间庙宇是在沙沥,而凤凰酒店则是作者逗留胡志明市时下榻的酒店。

是的,我们猜得离谱,竟在胡志明市拼命寻找作家留驻沙沥的地址,有趣的是,沙沥的街名竟和胡志明市相同。



杨再兴,南宋岳飞部将,勇烈过人。

岳飞北伐,与金完颜宗弼战于河南郾城。

岳飞先战而胜,宗弼派上拐子马一万五千,飞军奋击,步卒砍马足,拐子马相连,一马仆,二马不能行,杨再兴单骑入敌阵,欲擒宗弼,不获,身被数创,犹杀敌数百人,遂大破金军。宗弼大恟:“自海上起兵,皆以此马胜,今已矣”。宗弼既败于郾城,愤甚,以军十二万逼临颖。岳飞遣杨再兴率三百骑击之于小商桥,杀二千余人,杨再兴战死。获其遗体,焚之,得箭镞二百。张宪继至,复战,宗弼夜遁,追奔十五里。岳飞连破金军,进至朱仙镇。

此前,南宋和金作战,有陕西方向和尚原、仙人关之胜,以及顺昌大捷,但都是依靠山势城池的守卫战,以少击多、野战而大胜金军精锐,郾城临颖是第一次。

要在野战中战胜金那样以骑射见长的虎狼之师,靠的是将士们舍命战斗和大无畏的勇气。杨再兴单骑入阵,杀数百人,以及身中二百镞战死,其英勇已经到

很小的时候,当聆听到了轻曼抒情的鲮鱼、摇篮曲、小夜曲、圣母颂和雄壮有力的“军队进行曲”,那真叫一个震撼!甜美的曲调,一直在我的心田荡漾,伴随着我成长。每一次听到你的这几首曲子,内心洋溢着真善美,感觉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美好。我们要感谢四场舒伯特钢琴奏鸣曲独奏音乐会,使我们忘却了曾经有过的烦恼和忧愁。

著名钢琴大师傅聪对贾兰演奏的舒伯特曾发出感叹:在你的演奏中,我感受到了音乐虚幻的意境。国外的媒体也给了贾兰极高的评价。她用她自身的方式进入了舒伯特的世界——时而在悲伤中带有一丝甜蜜,时而掠过雷鸣般的狂怒,时而伴以闪烁的音色,然后又回到贝多芬式的激情。她的演奏没有断层,没有粉饰,更没有技术障碍——音乐的音响和结构在这位钢琴家的手中自然地流淌……惊叹! 1979 年 1 月 31 日,舒伯特出生于维也纳近郊

的里希田塔尔,其父亲是个农户的儿子。5 岁起,小舒伯特就开始跟随父亲学习音乐,先从练习小提琴入手。当授课的老师在教堂为他上课时,他们将讲

舒伯特的音乐

朱效来

课变成了聊天,因为小舒伯特已经全部会演奏了,堪称神童。1808 年 8 月舒伯特考入皇家神学寄宿学院,在那里他生平第一次接触到莫扎特的戏曲和交响乐,同时去剧院听歌剧,为后来的音乐造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天才舒伯特思路敏捷,他的曲子往往像小河潺潺流水轻缓地、自然地流露出来。

有一天,他和朋友在维也纳郊外散步,走进一家小餐馆,拿起一本莎士比亚的诗集他便朗读起来,很快,舒伯特的灵感来了,旋律在他的脑中流淌,没有五线谱怎么办?旁边的朋友将一个菜单翻过来画

了人类的极限。

在罗马斗兽场,曾赞叹古代角斗士的勇武,但本质上,他们只是罗马人娱乐的玩物。而他与死神赛跑,不惧强敌,不畏生死,是顶天立地的壮烈男儿。

当岳飞进至朱仙镇,中原震动,宗弼欲奔开封,岳飞语将士:“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然最终被朝廷召回。当宗弼欲奔开封时,有书生叩马止之,说岳少保将退军,“自古未有权臣在内,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矣”。

宋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比较清明、民生比较安乐的时代。金于 1129 年禁人民穿汉服,令依女真俗剃发,违令者死。金铁路所至,人民颠沛流离。在岳飞进兵前,朝廷命人见岳飞,谕以面得帝旨:兵不可轻动,宜班师。岳飞作了坚持。南宋上层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私利,对金一味退让,最终断送杨再兴等将士浴血奋战的成果,思之令人痛恨。



了 5 条钱,舒伯特随手记录下来,这便是著名的《听云雀》。

舒伯特将传统的室内音乐注入自己的精神特性,让钢琴唱出新的抒情风格。他的随想性、自发性、意料不到的魅力都成了浪漫主义的要害。他用最巧的歌曲抒发最深层的情感

体验,旋律如民歌般简单朴素,烘托情景和气氛,使声乐融成完美的整体。歌曲的旋律永远散发亲切、单纯、敏感的气息,带有忧郁感伤又激动的色调,成为继海顿、莫扎特、贝多芬

后又一灿烂巨星,被誉为“古代浪漫主义最后的大师”。他的作曲优雅精致,却蕴含激情,迷人的旋律源于无与伦比的音乐才华。

在 31 年短暂的生命中,舒伯特创作了 1000 多件作品,其中 600 多首艺术歌曲,18 部歌剧,10 部交响乐,19 首弦乐重奏,22 首钢琴奏鸣曲,4 首小提琴奏鸣曲……可惜的是,舒伯特没有从病魔中挺过来,1828 年 11 月 19 日仙逝于维也纳。

舒伯特的音乐是能够让听者忘掉人世间的烦恼和忧愁。他在万籁俱静的黑夜中,向人类发出呐喊。他与死神赛跑,在死神来临之前,又创作了许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登峰之作。一代又一代的人从舒伯特的音乐中感受到美,感受到至高无上的爱。

舒伯特的生命是短暂的,他有生之年用他的灵魂创造出来的作品是不朽的、永恒的。李斯特称“他是前所未有的最富诗意的音乐家”。舒伯特的音乐为后来的欧洲音乐家们做了一个里程碑式的榜样,并影响了好几代人,他的音乐将永久地传下去。

舒伯特的音乐,让我们怀念!

读书人心中的春天

张建智

雨中观花,她低着蕊,不助欢笑,更添忧伤。江南兰花季节,兰是开了,但了无香气,眺山峦,朦朦胧胧,观江水,氤氲弥漫,至今雾霭遍布。没有了那种“愿得春风相伴去,一攀一折向天涯”的情怀,也没有那种“却寻庾信小园中,闲对数竿心自足”的心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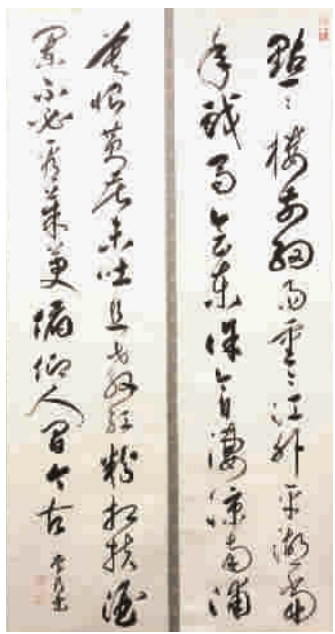
然读书人,有书相伴,我想那春阳,便就在你自己心中。当你独坐在任何地方时,只要有一书相伴,春阳随影而来,她于你心中荡漾。窗外雨潺潺,春意阑珊,于暖被窝里,也是读书好时光。鲁迅有云: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我想同样的,春天的一切美好,也只在你心灵里开放出来。

有人为讨得春天,避那麻烦的寒冷阴雨,坐高铁、乘飞机,去珠江、跑天涯海角,波水冲浪,海海松吼,洁白沙滩,一望无际,仰天繁星,俯仰间没有了那阴雨,放飞那无边遐思,是许多人感受的一缕悸动。

但读书人也会在书中找到心灵之享,记得我的书友薛冰,写过一部《纸上的行旅》,书中就说了这样的感受:陆游的“细雨骑驴入剑门”,李白的“千里江陵一日还”,

各有其韵味,绝非一飞机落到山下、一缆车冲到山顶的今人所能领略的。人类自以为在前进在发展,可是生活方式、行动方式越来越趋同和单一,肯定不是好事情。

以我想,读书抑或读诗,心中的春不会消。阴雨尽管让它下,你仍在遨游春天。这是否是阿 Q 的精神胜利法?我说不,因在那个宁静的读书灯旁,正有着你坚守的精神家园——春寒阴雨中,你正好读到中唐诗人刘



苏东坡西江月词

李行达 书法

不走的,恰恰是读书人心灵里的澄明、阳光、春美。

所谓精神之所,就是心灵里恬淡宁静最好时光。细柳新绿为谁绿?无论春雨秋风,夏雷冬雪,无论“炉烟忽散无踪迹,屋上寒云自黯黯”。尽管江南大片雨水不断,盖读书人心中总还是春暖花开,无论是李太白的“山花插宝髻,广巾绣罗衣”,还是老杜的“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读书人读来都喜欢。

想未来,人们必将在精神世界中寻找满足,以求更深层的生命寄托。这就是读书人内心自有的春天。

2 月 20 日晚上,突然获悉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元彬,于当天中午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我情感上简直无法接受。

我与张元彬局长的认识,纯属巧合。1997 年国家文物局在北京沙滩(今北大红楼纪念馆)办公。8 月份,香港回归一个月,我因创意了一把香港回归纪念壶,去国家文物局找局长题词。到了大门口,门卫问我找谁,答:“张局长(张元彬前任张德勤局长)。”于是,和我陪他去的人民日报原副总编丁济治,径直找到 2 楼的局长办公室。接待我们的是秘书刘曙光,他听了我的陈述,有点摸不着头脑问:“你找哪个张局长?”我说“是张德勤”。刘曙光一听笑着回答:“局长早在去年 4 月就换成张元彬了。不过你们有什么事?”我看秘书没下“逐客令”赶我们走,就单刀直入奔主题。刘曙光马上接口道:“那好办,我就去向张局长。”不到 5 分钟,曙光回来领我们直接到了张元彬局长的办公室。张元彬了解了我的要求后,随手从笔筒中取出一支铅笔,在国家文物局信笺上写下了:“97 香港回归藏品拍卖纪念壶”,这是我与国家文物局张元彬局长的初次认识,他和蔼儒雅的神态,从视觉上给我的第一印象不是局长,而是更像一位大学老师。

这也许是缘分,在 1998 年和 2000 年,笔者又创意了“澳门回归纪念壶”和“中华民族团圆壶”,文彬局长均用毛笔热情认真地书写在宣纸上,通过邮局寄到上海,令我非常感动。几次三番麻烦他题词,文彬局长总不厌其烦,这已超出了朋友的情谊,体现了他对中国文博文创事业的关心与支持。

2001 年笔者创意了一款中国

“混”熟了文彬局长

黄栋华

皇帝书法壶,涉及宋徽宗、康熙、雍正、乾隆 4 位皇帝的书法作品。这些书法真迹都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为看到这些珍品,我问文彬局长,可否让我去北京故宫寻找。文彬局长不假思索地回答:“这好办。”说完他拿起电话,直接挂到故宫主持工作的常务副院长朱诚如:“朱院长,我有一位上海朋友,他想到故宫看些文物,请你接待下。”说完,文彬局长写了张便笺,让我去故宫。这款书法壶,在 2003 年第一届中国十大紫砂名壶评比中,被评为中国十大紫砂名壶之一。

与文彬局长“混”熟了,我俩成了忘年交,有时他还会给我出点子。2000 年,是莫高窟藏经洞发现

100 周年,7 月 30 日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政府在敦煌隆重召开纪念大会,文彬局长 6 月份对我说:“栋华,这次莫高窟藏经洞纪念大会,你应该随我去参加,敦煌研究院的樊锦诗院长是我北大同学,我把她介绍给你,敦煌这么大的题材,你肯定可创意出一把很有历史底蕴的紫砂壶。”8 月 1 日,文彬局长果然向我介绍樊锦诗院长,我俩认识了,有了樊院长的加入,“大漠敦煌纪念壶”的创意如虎添翼。

2001 年,湖南湘西的酉水河畔,从一口井中考古挖掘出了两万余枚秦简,这引起了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重视,他特批示国家文物局,要保护好这批秦简,并深入研究。文彬局长敏锐地捕捉到这是紫砂壶创意创作的重大题材,特地把我叫到北京,对我说:“栋华,湘西酉水河畔的两万余出土秦简,是你创意紫砂壶的富矿,我已给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的袁家荣所长写了信,你去长沙直接找他,为你的创意他会提供方便的。”

如今,文彬局长走了,但他在中国博物馆文创事业中留下的财富和贡献,将是永恒的。

三毛是一代人人心中的偶像,明请看本栏。

责编:刘芳

十日谈